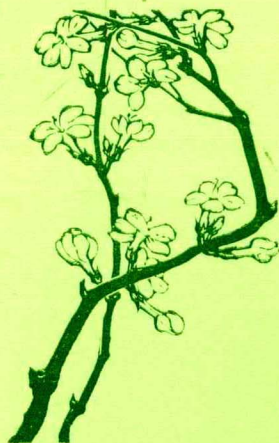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春三部曲》之二

青春日記

章如意著



《青春三部曲》之二

青春日記

章如意 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青春日記

《青春三部曲》之二

章如意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鯉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一九七八年四月初版 文/1015
總/1929 P.451 大K3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一	求職	1
二	見習記者	18
三	第一次採訪	39
四	交換情報	51
五	友誼有了進展	64
六	說中了我的要害	79
七	慕蓮對幸福的看法	87
八	孩子的糾紛	95
九	像片引起了誤會	105
一〇	一幕活劇	116
一一	兩樁意外之事	131
一二	弟弟成長了	142
一三	興奮了整晚	160
一四	一連串怪事	169
一五	瞬息萬變	189
一六	再不鑽進小圈套	211
一七	戀愛和結婚問題	227
一八	希望她改變生活態度	246
一九	「紙上談兵」	258
二〇	一次難得的敘會	276
二一	說出了真話	292
二二	過年	300

二三	事情總有波折·····	311
二四	患難相助·····	334
二五	僅僅是開始·····	353
二六	裂痕·····	372
二七	禍不單行·····	402
二八	我要出一分力·····	421
二九	家醜·····	441
三〇	掌穩未來的命運之舵·····	441

— 求 職

×月×日

新生活在我面前展開，我高興，我歡呼！

從今天開始，我已經擺脫了一切束縛。我想，今後我只要拿穩主意，不走錯路就行了。

慕蓮、曉如他們都是真正關心我的人。有他們在我身邊，我覺得，像船有了碼頭，鳥有了巢。

我原來的家，容不下我。我原來的家，是我的地獄。但是，來到曉如的家，我却覺得，一切安定下來。曉如的家，才是我的家。慕蓮的家，也是我的家。一切關心我的人，他們活在我身邊，我和他們在一起，便能使我安寧、快樂。家，應該是這樣的，應該能使人安寧快樂的。

噢，過去的一切，有如一場噩夢，由它去吧！我不再記憶它了。我再不會回去那個陰森恐怖的家了。雖然它的外表是那樣的富麗堂皇，那樣的有身份、有地位。

慕蓮和曉如都說，我不必那麼忙去找工作，休息幾天再說。其實，我有什麼可休息的呢？慕蓮在工廠做工，天天勞累，才真需要休息呢！可是我，一直過着小姐的生活，我受的苦，完全是心靈上的苦。慕蓮却笑着說：「心靈的苦也需要時間補養呀！」

也好，歇幾天吧！急也急不來，難道我要找工作，工作就會

來找我麼，我不妨歇幾天，享受一下這新的家庭氣氛，享受一下別人的母親給我的溫暖，別人的哥哥給我的關懷，分享一下別人的家庭快樂。

啊，新的生活真美。飯桌上的腐乳、鹹蛋，肉片炒白菜真是可口。曉如家吃得很省，但是，我覺得這些飯菜，比起我家裏的美味來，更合我的胃口。

啊，新生活真美，為什麼人家的家庭關係會那樣簡單而溫暖？

在燈下，我寫信給小茹。我這樣寫：

小茹：

感謝你的媽媽，感謝你的哥哥。你想不到吧！我和弟弟兩個人都搬到你家裏來了。我弟弟和你哥哥曉如同房。我呢？住在你從前住過的房裏。你的牀，你的牀褥、被單，你的書桌，你的衣櫃，全都由我佔用了。小茹，你什麼時候回來？但願你不要在加拿大愛上了什麼人，在那邊結婚。但願你畢了業就立刻回來，這樣，我就可以和你朝夕相處。

信寫完了，繼續看過一遍，再看一遍。心裏想着，小茹如能立刻回來，那多麼的好。

這樣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但是，她不可能立即回來，她說過了，要畢了業才能回來。

×月×日

今天，我拿了這封信投進郵箱。然後，我在街上隨便走走。我看見有些牆上貼着一些招請女工的招貼。有一處是招請釘珠女

工，有一處招請「熟手十二針」。

我正看着牆上那些招請女工的廣告。我在想：「現在的我，吃得起這些苦麼？慕蓮鼓勵我，說我應該接受一下鍛煉。慕蓮當然說得對。噢，我是應該堅強一點，新生活剛剛開始，怎能馬上臨陣退縮？」

我正想得入神，有一隻手搭在我肩膀上，嚇得我幾乎要叫起來。原來是十一哥，他又來找我了。我在心裏念咒：「別讓他把我找回去！別上他的當。別上他的當……」

「你怎麼回事？你站在這裏幹什麼？」十一哥說。

我笑了笑：「你怎會在這裏找到我？」

「我去曉如家找你來嘛！他母親說你出來寄信，我把車慢慢開，我把車子停在你後面。我開了車門，關了車門，我站在你後面幾乎有半分鐘，你一點也不知道。你看那些招貼幹什麼？想做女工？」

我笑着說：「用不着你管。」

「你媽媽呢？」

「還不是當人家的保姆！」

「你就讓她當下去麼？」他皺了皺眉頭。

「我們要吃飯呀！現在我們兩姊弟都要靠她。」我說。

「沒良心！沒良心！你怎麼忍心讓母親當保姆當下去？」他大搖其頭。

「所以我才要出來找工作呀！」我生氣地頂他一句。

「你當女工，你媽媽難道就可以不當保姆嗎？你這傻瓜頭，怎麼那麼不切實際？上車來吧！」

「上你的車？到哪裏去？」我問。我知道他的話有用意。

「難道在街上談話麼？」

「你先告訴我，要去哪裏？」

「唉，先上車再說吧！我又不是綁匪，要把你綁去。」

我只好上了他的車。在車上我問他：「十一嫂呢？」

「在家，她沒出來。國泰呢？你怎樣安排國泰的生活？」

「國泰說，他不打算讀書了，想出來做事。」

「你們兩姐弟都是不切實際的傻瓜蛋。」十一哥大搖其頭。

「怎麼我們是不切實際的傻瓜蛋？」我不高興地說：「出來做事爲什麼不切實際？」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有很多事情本來是很簡單的，却要想到什麼實際去，就變得複雜起來了。」

十一哥又是搖頭地笑笑。

「媽媽却說，無論如何也要供他唸下去。」我補充說。

「你媽媽倒比你實際。剛才我去醫院看了大哥，他已經好多了。他向我問起你。可見他還關心你，他叫我勸你回家。」

聽了十一哥這句話，我大叫起來：「我絕不回去！你別想勸得動我！」

十一哥轉頭看了我一眼，安詳地微笑說：「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幸虧路上沒有警察，要不然，還以爲我是綁匪呢！」

我說：「我當然緊張，那個家，什麼樣子的家呀！我才不回去。」

「現在你回家就不是從前那個家了。爸爸已經死了，三姨太也走了，再沒有人綁你關你了。不過，你別誤會，我也不希望你回大哥那裏。不過，大哥既然託我傳話，我有義務告訴你。」

我的心情這才放鬆下來。

他又看了我一眼，說：「你們這些女孩子，全都一樣，總是

大驚小怪，動不動就大喊大叫。蓮菁也是這樣，看見一隻螳螂也哇哇叫。」

「你們找好房子搬出來了麼？」我問。

「蓮菁看上一幢房子？打算買下來。你要不要看看我們的房子？你想去我就帶你去。我不勉強你。我看你現在變得有點神經質。好像家裏一切人都是你的仇人，都是暗探、特務，都要來謀你似的。」十一哥說得怪輕鬆的。

我聽了不禁撲嗤地笑了起來。

「要不要去看看？」十一哥又問。

「去吧！」我微笑地說。

「好，你自願去，不是我強迫你的，先此聲明。」

「得了得了，你的嘴真不饒人。」

「我買好了房子，搬出來之後，我還想搞點生意，或是和思亮合作，開家小工廠。」十一哥又一本正經地說。

「你居然也有這種想頭？在我印象中，你不是這種人。」我說。

「人會變的嘛！你以為我一輩子都像你這些毛孩子那樣麼？」

「你沒大我多少年，別神氣！」

「我雖沒大你多少年，世事却比你見得多。我們在一起時候，我像個成人，而你就顯得太孩子氣了。」

我打個哈哈，望了他一眼。是的，他確是比我更像個成人。可是我不服氣，正待反駁，他却又說：

「如果你願意到我那裏住，那麼，你的職業問題也可以解決。我只是提議，別緊張！我絕不是要謀你。」

我微笑地點點頭說：「你的提議，我會考慮。」

「這才像話。這是外交家口吻。以後出來應酬，要多學這類

辭令，不能一聽見人家說什麼就大驚小怪，不是立刻贊成，就立刻怪叫，不像話！」

「教訓起我來？我才不聽你這套呢！我和慕蓮他們相處就用不着這一套，坦坦白白，想什麼就說什麼。」

×月×日

幫曉如的媽媽忙在廚房煮飯、燒菜。曉如的媽媽老說我是小姐，不該做這種事。我說：「人人都該勞動，如果我做過小姐，現在更應該鍛煉鍛煉。」於是，曉如的媽媽又說我人好。我說：「我不大好。你的未來媳婦慕蓮才好呢！」

曉如的媽媽，頭腦有點舊。她似乎不喜歡慕蓮那麼瘦小，又說慕蓮的相是一副尪夫相。但過了一會兒，她又說，她現在已經通了，不計較這些了。

我竭力在曉如的媽媽面前，講出慕蓮的種種好處。我不但希望慕蓮和曉如婚後幸福，還希望她倆婆媳相處得好。

我們弄好飯，曉如剛巧下班回來。我沒有告訴曉如說我的十一哥對我有什麼計劃。飯後，慕蓮來，我也沒有告訴她。我發現我這個人做人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

怎辦呢？我真打不定主意。曉如告訴我，他可以介紹我到他的紗廠裏當書記。曉如是在那廠作領班的。他說主管對他信任，他有把握介紹我進去。十一哥對我下盡功夫，深怕我進了任何工廠做工。十一哥有他的計劃，一半是為他自己，一半也不能不說是為我。當然，他和慕蓮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

我媽媽的頭腦也很舊，儘管她大半生受盡闊財主的氣，可是，她為我着想的時候，仍然不希望我將來窮。因此，她也竭力勸我不要進工廠做工。我跟媽媽說，曉如告訴我，在他們的廠裏

當書記，工作性質與一般女工不同，比較斯文一點，而且還有一個工作室給我們三個書記。三個都是女的。我們主要的工作是試驗紗的韌性。另外，就是工友下班的時候，登記他們一天的生產量。我說，這份工還可以學會一點手藝。爲什麼不好呢？誰知媽媽聽了，眼圈都紅了起來，看媽媽那樣子，真叫我難過。我說：「媽媽，你自己也不外作個保姆。你出身也是窮人。爲什麼你看不起窮人呢！慕蓮也是工廠女，你不是說她人品好嗎，她幫過我們不少忙呢！」

媽媽却說：「我哪裏會看不起窮人啊！不過，我不想你捱苦，而且，我也有病。」

聽媽說有病，我忙問她是什麼病。但媽媽又不肯說了。追問得緊，她却反口說並沒有什麼病，剛才只是想騙我。唉，誰知媽媽是眞有病還是假有病呢！如果媽媽眞有病，而且要很多醫藥費，我的打算當然不同。

我拿我的問題和弟弟談。以前，我從來不和弟弟商量什麼的。現在，我想他已經不是阿飛、頑皮少爺，我應該對他尊重一些了。

×月×日

和弟弟談了一個晚上，才知道弟弟的問題不簡單。在家裏那段日子，三姨太對他的教育，實在把他害慘了。

剛剛搬出來那天，他似乎很振作，我給他一本日記本，他也寫了兩頁，表示了新決心，新理想。雖然寫得空空洞洞，像初中學生作文一樣，不過，他到底還是寫了。可是，剛才和他談心，他却坦白承認，在曉如家住，使他心情苦悶，非常不慣。我說：「住一個新地方，當然不慣啦！慢慢就會慣的了。」

他搖搖頭，笑了笑。

「你有哪一點不滿意？」我又問。

他低聲說：「說不出來！不知道！」

「飯菜不合胃口是不是？」我試探地問。

「不知道。」他低下頭來。

我耐心地說：「國泰，清茶淡飯，你又不是沒捱過。媽媽以前也帶着我們兩個，逃過出來一次了。那時候，你是年紀小一些。那時候，你不曾埋怨過半句。」

他說：「姐姐，我不明白，難道你認為人生目的是爲了捱苦麼？」

後來，我問他對將來有什麼理想。他却說，他想作間諜，或是大偵探。要不然，作個探險家或是發明家也好。他就是那樣滿腦子胡思亂想。曉如借給他的書，他不看，却去街邊那些書攤租武俠小說回來看。曉如還告訴我，他偷偷看黃色小冊子。看完就藏在衣箱。我趁他不在時，去搜他的衣箱，果然搜到了。我想，我這個作姐姐的，對這樣的一個弟弟，責任可不輕啊！

慕蓮和曉如都很積極地要幫我解決問題。十一哥和十一嫂對我也非常積極，使我感到，我像一根繩子，被他們從兩頭扯緊。他們似乎要在我身上作拔河比賽。而我，這根毫不堅韌的繩子，被他們拉得好緊啊！再這樣拉下去，我怕要斷了。

慕蓮和曉如對我的職業，對我的弟弟，對我的媽媽，都熱心地提出過許多建議。十一哥呢，也有另一番建議。

我很矛盾，媽媽也說她很矛盾，只有弟弟，他巴不得立刻搬到十一哥的新居去住。

我想了一整夜，最後，我決定了，我想：「我這次逃出來，目的是什麼呢？不是要找新生活嗎？那又爲什麼回到舊生活那裏去呢？爲什麼對舊生活還抱有幻想呢？爲什麼把媽媽和弟弟扯回

到舊生活圈裏去呢？」

想通了之後，今天馬上告訴曉如，他馬上安排我去工廠見人事部的主管人，那主管人隨隨便便問了問我的學歷、履歷，就跟曉如說：「行了，我跟上面說一聲就通知你。」

曉如送我出廠門後說：「有九成把握了。恭喜你！」

×月×日

連曉如都沒想到，我的決心，我的希望，全都落了空。那份差事，我得不到手，那主管人已僱了別人。

曉如和慕蓮認為那份差事特別適合我。如果讓我當一般的車衣女工啦，五金女工啦等等，怕我一時吃不了苦，因而灰心喪氣。他們爲我設想，是非常細緻，非常周到的。

他們安慰我：「不要緊，慢慢來，別急嘛！又不是不做工就沒飯吃，你媽媽養得起你。我們總會替你找到合適的工作。」

其實，我也並不急。我只是有點茫茫然。

十一哥又來找我了。十一哥這個人，有他一套，見了他，你就情不自禁地輕鬆起來。

他邀我和弟弟去喝茶。我說：「不想去了。讓國泰跟你們去吧！」

十一嫂却在一旁說：「十四妹，陪我去嘛！我很少出來喝茶的。」

她那樣說，我不好意思不答應。

在酒樓的時候，十一哥忽然跟我說：「秀珍，你知道麼？你最適合做什麼？」

我說：「女祕書，做你的未來的膠鞋廠的女祕書。是不是？」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你說好了。」

「你先猜！」

「我猜不着，也不想猜。」

「好，那麼，我說出來吧！」他轉向他的太太說：「蓮菁，你看秀珍是不是眉清目秀，有一點男兒氣概！」

十一嫂是很老實的，她看了我一眼，便說：「哪裏？你簡直胡說八道。」

「你多看幾眼，細細地看。」十一哥又說：「秀珍當然長得很漂亮，要不然，思亮也不會迷上她了。不過，她是屬於哪一類型的漂亮呢？她不是那種嬌滴滴的嬌嬌女。也不是，唔，也不是那種淑靜的古典東方美人。她很清醒，很聰明。」

「這倒是的，十四妹的樣子是很聰明。」十一嫂插口說。

我笑了笑說：「你們是不是要替我算命？是不是又想替思亮做媒？」

「不是替你做媒，而是替你算命。」

「好，你算吧！」

「我說呀，你適合當女記者。」

我衝口而出地說：「女記者？我倒想做呢！」

十一哥得意地看了一眼蓮菁，說：「是不是？她不只適合做，還想做哩。」

「只可惜，我沒這份本領，因為我連中學也沒畢業。除非你有辦法叫一家報館請我。」我說。

「有辦法！」十一哥馬上接口說。

「你有辦法？」我疑惑地說：「我才不信。你一定又有什麼詭計捉弄我。」

「看你這個人，疑心真大。」十一哥笑着搖搖頭。

「你真的有辦法叫一家報館請我？你認識哪一家報館？」

「三哥有辦法，不是我有辦法。」

「三哥？你幾時告訴三哥我想當記者？」

「那天，我和三哥談起你嘛，我也不知道你對女記者這種職業興趣那麼大。我隨便那麼一說，三哥就說可以幫你。一會兒，喝完茶，我們一起回去見見三哥就是！三哥是這裏紳士，有的是辦法。」

我想了想才說：「好吧，好吧！」但再想了想，我又說：「三哥還在老家住吧？還沒搬出來吧？」

「是呀，還在老家！」

「那我不回去了。」我小心謹慎地說。

「怕什麼？現在誰也不會關你啦，難道三哥會關你？」十一哥似乎覺得我很荒謬。

「不是關不關的問題。總之，我怕回去。一提到回去，心裏就不舒服。」

「又是你自己心急想當女記者。」

「你替我告訴三哥不行嗎？」

「可以呀！不過大哥已經出了院在家，你也不回去看看他麼？」

「噢，這——」我不知怎說才好了。

「你是不是準備和家裏的所有人一刀兩斷？」

「不，不！我沒這意思。」我忙說。

過了一會兒，十一哥又跟國泰說：「你怎樣打算？你現在搬到外面來，食用、學費，都要靠你母親做保姆掙錢來供給。你回去，吃住學費都不成問題，爸爸的遺囑已經講明了，你不要，就會白白吃虧。」

弟弟說：「我按月回去拿錢不行麼？」

十一哥搖搖頭說：「你必須在家住，才算黃家的人。」

弟弟不高興地低着頭。

我生怕弟弟動搖，忙說：「你稀罕這點錢幹什麼？爸爸的遺囑規定，只供你念到中學，中學畢業之後，你還不是出來自食其力？如果你回去住，畢業之後，眼巴巴看着個個哥哥姐姐都比你上算，你還不是一樣不高興。何必稀罕那點錢呢？幸虧爸爸這樣對你，如果爸爸分給你大把遺產，那才真把你害死呢！你忘了聽人怎樣談論爸爸的麼？爸爸的錢，不是靠剝削賺來的就是靠幹傷天害理的事騙來的。你稀罕這些骯髒錢幹什麼？」

十一哥聽我這麼說，會過賬，便不高興地和十一嫂送我們姊弟回曉如家，然後告辭走了。

晚飯時候，曉如告訴我一件事，使我頓時很生十一哥的氣。

曉如似乎不是一開始就想把事情真相告訴我的。他是讓我不厭其煩地查問出來的。最初，曉如只是這樣說：「今天我才知道，本來你是可以當成書記的，主管本來預備僱用你的，他是臨時才變卦的。」

我笑了笑說：「看了我的樣子之後，就不想用我是不是？」

「不，毛病不是在你身上。」

「那麼，出在誰身上？」

「是有人告訴了他，說你就是有名的千萬富翁黃大富的女兒。」

我苦笑了一下說：「就因為我是黃大富的女兒，就不肯用我？怕我吃不了苦？」

曉如笑了笑，再沒說什麼了。但是，我想了想之後，就追問他：「是誰告訴你們的主管，說我是黃大富的女兒？」